

卷第一百七十六 器量一

樂廣 劉仁軌 婁師德 李勣 李日知 盧承慶 裴冕 郭子儀 宋則

樂廣

晉樂令廣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。王兄長沙王乂，執權於洛，遂構兵相圖。長沙親近小人，遠外君子，凡在朝者，人懷危懼。樂令既處朝望，加有婚親，小人讒於長沙。嘗問（問原作聞。據明抄本改。）樂令，神色自若，徐答曰：「廣豈以五男易一女。」由是釋然，無復疑意。（出《世說新語》）

劉仁軌

唐劉仁軌為左僕射，戴至德為右僕射，皆多劉而鄙戴。時有一老婦陳牒，至德方欲下筆，老婦顧左右曰：「此劉僕射？戴僕射？」左右以戴僕射言。急就前曰：「此是不解事僕射，卻將牒來。」至德笑，令授之。戴僕射在職無異跡，當朝似不能言。及薨後，高宗歎曰：「自吾喪至德，無所復聞，當其在時，事有不是者，未嘗放我過，因出其前後所陳，章奏盈篋，閱而流涕，朝廷始追重之。（出《國史異纂》）

婁師德

納言婁師德，鄭州人，為兵部尚書，使並州，接境諸縣令隨之。日高至驛，恐人煩擾驛家，令就廳同食。尚書飯白而細，諸人飯黑而粗。呼驛長責之曰：「汝何為兩種待客？」驛將恐，對曰：「邂逅浙米不得，死罪。」尚書曰：「卒客無卒主人，亦復何損。」遂換取粗飯食之。檢校營田，往梁州，先有鄉人姓婁者為屯官，犯賊，都督許欽明欲決殺令眾。鄉人謁尚書，欲救之。尚書曰：「犯國法，師德當家兒子。亦不能捨，何況渠。」明日宴會，都督與尚書：「犯國法俱坐。」尚書（尚書二字上原有謂字。據朝野僉載五刪）曰：「聞有一人犯國法，雲是師德鄉里，師德實不識，但與其父為小兒時共牧牛耳，都督莫以師德寬國家法。都督遽令脫枷至。尚書切責之曰：「汝辭父娘，求覓官職，不能謹潔，知復奈何。」將一碟堆餅與之曰：「啗卻，作個飽死鬼去！」都督從此舍之。後為納言平章事。父（明鈔本父作又）檢校屯田，行有日矣，諮執事早出，婁先足疾，待馬未來，於光政門外橫木上坐。須臾，有一縣令，不知其納言也，因訴身名，遂與之並坐。令有一丁，遠覘之，走告曰：「納言也。」令大驚，起曰：「死罪。」納言曰：「人有不相識，法有何死罪。」令因訴云：有左疑，以其年老眼暗奏解，某夜書表狀亦得，眼實不暗。納言曰：「道是夜書表狀，何故白日裡不識宰相。」令大慚曰：「願納言莫說向宰相。納言南無佛不說。公左右皆笑。使至靈州，果驛上食訖，索馬，判官諮，意家漿水亦索不得，全不祇承。納言曰：「師德已上馬，與公料理。」往呼驛長責曰：「判官與納言何別？不與供給？索杖來。」驛長惶怖拜伏。納言曰：「我欲打汝一頓，大使打驛將，細碎事，徒洩卻名聲。若向你州縣道，你即不存生命，且放卻。」驛將跪拜流汗，狼狽而走。婁目送之，謂判官曰：「與公躡頓之矣。」眾皆怪歎。其行事皆此類。浮休子曰：司馬徽、劉寬，無以加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李昭德為內史，師德為納言，相隨入朝。婁體肥行緩，李屢顧待，不即至。乃發怒曰：可（明鈔本作叵）耐殺人田舍漢。婁聞之，乃笑曰：「師德不是田舍漢。更阿誰是？」師德弟拜代州刺史，將行，謂之曰：「吾以不才，位居宰相。汝今又得州牧，叨邊過分，人所嫉也，將何以全先人髮膚？」弟長跪曰：「自今後，雖有人唾某面上，某亦不敢言，但拭之而已，以此自勉，庶不為兄憂。」師德曰：此適為我憂也。夫人唾汝者，發怒也。汝今拭之，是惡其唾。惡而拭，是逆人怒也。唾不拭，將自乾，何如？」弟笑而受之。武後年，竟保寵祿。（出《國史異纂》）

李勣

唐英公李勣為司空，知政事。有一番官者參選被放，來辭英公。公曰：「明朝早，向朝堂見我來。」及期而至，郎中並在傍。番官至辭，英公嘖眉謂之曰：「汝長生不知事尚書侍郎，我老翁不識字，無可教汝，何由可得留，深負愧汝，努力好去。」侍郎等慌懼，遽問其姓名，令南院看榜，須臾引入，注與吏部令史。英公時為宰相，有鄉人嘗過宅，為設食，客人裂卻餅緣。英公曰：「君大年少，此餅，犁地兩遍熟，繫下種鋤耨，收割打揚訖，碾羅作面，然後為餅。少年裂卻緣，是何道？此處猶可，若對至尊前，公做如此事，參差砍卻你頭。」客大慚悚。浮休子曰：宇文朝，華州刺史王羆，有客裂餅緣者，羆曰：此餅大用功力，然後入口。公裂之，只是未饑，且擎卻。客愕然。又台使致羆食飯，使人割瓜皮太厚，投地。羆就地拾起，以食之，使人極悚息。今輕薄少年裂餅緣，割瓜侵瓢，以為達官兒郎，通人之所不為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李日知

唐刑部尚書李日知自為畿赤，不曾行杖罰，其事克濟。及為刑部尚書，有令使受敕三日，忘不行者，尚書索杖剝衣，喚令使總集，欲決之。責曰：「我欲答汝一頓，恐天下人稱你雲，撩得李日知嘆，吃李日知杖，你亦不是人，妻子亦不禮汝。」遂放之，自是令史無敢犯者。設有稽失，眾共責之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盧承慶

盧尚書承慶，總章初考內外官。有一官督運，遭風失米。（米原作水。據明抄本改。）盧考之曰：「監運失糧，考中下。其人容止自若，無一言而退。盧重其雅量，改注曰非力所及，考中中。既無喜容，亦無愧詞。又改曰：寵辱不驚，可中上。（出《國史異纂》）

裴冕（原作張冕。據明抄本、黃刻本改）

李齊物，天寶初為陝州刺史，開砥柱之險，石中鐵犁鏵有平陸字，因改河北縣為平陸縣。齊物性漏急，怒陝縣尉裴冕於路，冠冕之士鄙之。後冕為宰相，除齊物太子賓客。時人嘉冕不報私怨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郭子儀

郭子儀為中書令，觀容使魚朝恩請游章敬寺，子儀許之。丞相意其不相得，使吏諷，請君無往。郭自中書馳告郭公，軍容將不利於公，亦告諸將。須臾，朝恩使至，子儀將行，士衷甲請從者三百人。子儀怒曰：「我大臣也，豈非有密旨，使朝恩我？」

命，爾曹胡為？！」獨與童僕十數人赴之。朝恩候之，驚曰：何車騎之省也？子儀以所聞對。且曰：「恐勞恩慮耳。朝恩撫胸捧手，嗚咽揮涕曰：「非公長者，得無疑乎？」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子儀有功高不賞之懼，中貴人害其功，遂使盜於華州，掘公之先人墳墓。公裨將李懷光等怒，欲求物捕其賞。及公入奏，對揚之曰，但號泣自罪。因奏曰：「臣領師徒，出外征伐，動經歲年，害人之兄，殺人之父多矣。其有節夫義士，刃臣於腹中者眾。今構隳辱，宜當其辜。（辜原作幸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但臣為國之心，雖死無悔。」由是中外翕然莫測。公子弘廣常於親仁裡大啟其弟，里巷負販之人，上至公子簪纓之士，出入不問。或云：王夫人趙氏愛女，方妝梳對鏡，往往公麾下將吏出鎮去，及郎吏，皆被召，令汲水持帨，視之不異僕隸。他日，子弟焦列啟陳，公三不應。於是繼之以泣曰：「大人功業已成，而不自崇重，以貴以賤，皆游臥內，某等以為雖伊霍不當如此也。」公笑而謂曰：「爾曹固非所料。且吾官馬粟者五百匹，官餼者一千人，進無所往，退無所據，向使崇垣扃戶，不通內外，一怨將起，構以不臣，其有貪功害能徒，成就其事，則九族齏粉，噬臍莫追。今蕩蕩無間，四門洞開，雖讒毀是興，無所加也，吾是以爾。」諸子皆伏。（郭氏舊史說：辛雲景曾為公子之吏使。後除潭州都督，將辭，累日不獲見。夫人王氏及趙氏愛女及謂雲景曰：汝弟去，吾為汝言於令公。雲景拜於庭。夫人傳粉於內，曰：吾大喜，且喜汝得一吃飯處。「趙氏女臨階濯手，令雲景汲水。夫人曰：「放伊去。「雲景始趨而去矣。明抄本郭氏舊史作郭氏舊吏。）永泰元年，僕固懷恩卒，諸蕃犯京畿，子儀統眾御之。至涇陽，而虜已合。子儀率甲士二千出入。虜見而問曰：「此何人也？」報曰：「郭令公。「回紇曰：「令公在乎？（乎原作曰，據明抄本改。）懷恩謂吾，天可汗已棄四海，令公殂謝，中國無主，故某來。今令公在，天可汗在乎？」子儀報曰：皇帝萬壽無疆。回紇皆曰：「懷恩欺我。「子儀使諭之。回紇曰：「令公若在，安得見之？子儀出。諸將皆曰：「戎狄不可信也，請無往。」子儀曰：「虜有數十倍之眾，今力不敵，奈何？但至誠感神，況虜乎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從，子儀曰：「此適足為害也。「及傳呼曰：令公來！初疑。皆持兵注目以待之。子儀乃數十騎徐出，免胄勞之曰：「安乎？久同忠義，何至於此。「回紇皆舍兵降馬曰：「是吾父也。「子儀長六尺餘，貌秀杰。於靈武加平章事，封汾陽王，加中（中原作平，據明抄本改。）書令。圖形凌煙閣，加號尚父，配饗代守廟庭。有子八人，婿七人，皆重官。子暉，尚昇平公主。諸孫數十人。每諸生問安，頷之而已。事上誠盡，臨下寬厚。每降城下邑，所至之處必得志。前後連罹倖臣程無振、魚朝恩等，譖毀百端。時方握強兵，或臨戎敵，詔命徵之，未嘗以危亡回顧。亦遇天幸，竟免患難。田承嗣方跋扈，狠傲無禮，子儀嘗遣使至魏州，承嗣輒望拜，指其膝謂使者曰：「此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，今為公拜。「麾下老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，皆王侯重貴，子儀麾指進退如僕隸焉。始光弼齊名。雖威略不見，而寬厚得人過之。歲入官俸二十四萬，私利不預焉。其宅在親仁裡，居其地四分之一，通求巷，家人三千，相出入者，不知其居。代宗不名，呼為大臣。天下以其身存亡為安危者殆二十年。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年。權傾天下而朝不忌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，侈窮人欲而君子不罪。富貴壽考，繁衍安泰，終始人倫之盛無缺焉。卒年八十五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